



明朗的遠方

亞·安德列耶夫著

方 遠 的 明 朗

亞·安德列耶夫著

樊立堂譯

光明書局出版

原書名 ЯСНЫЕ ДАНИ

原著者 А. АНДРЕЕВ

原出版者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2

安德列耶夫

立 堂

明 啓 局

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海 蘇 州 路 二 九 六 號

興 成 印 所

江 寧 路 一 〇 八 〇 弄 七

海 發 行

1 冊

16.950 冊

定價 7.40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中，伏爾加河畔一些孩子們在某一工廠裏的學習情況。他們在黨、團的領導下，在老師的指導下，加速學會了技能，提高了思想認識，並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到社會主義建設是爲了提高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從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師徒關係。這種新的師徒關係使工人們進一步加強了團結，發揚了勞動創造熱情。

故事裏也反映了蘇聯社會當時的情況，工人們在生產戰線上怎樣剷除破壞分子和撲滅帝國主義陰謀分子的活動。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有趣的場面：幸福的童年生活中的一些衝突，純潔的愛情中的一些波折。

本書在蘇聯被評選爲優良的兒童文學作品。

明 朗 的 遠 方

亞·安德列耶夫著

樊 立 堂 譯

光 明 書 局 出 版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中，伏爾加河畔一些孩子們在某一工廠裏的學習情況。他們在黨、團的領導下，在老師的指導下，加速學會了技能，提高了思想認識，並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到社會主義建設是爲了提高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從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師徒關係。這種新的師徒關係使工人們進一步加強了團結，發揚了勞動創造熱情。

故事裏也反映了蘇聯社會當時的情況，工人們在生產戰線上怎樣剷除破壞分子和撲滅帝國主義陰謀分子的活動。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有趣的場面：幸福的童年生活中的一些衝突，純潔的愛情中的一些波折。

本書在蘇聯被評選爲優良的兒童文學作品。



第一章

一個秋天的早晨，我和妹妹冬卡，瘦瘦的、腦後用花布條兒紮着兩條淡色小辮兒的女孩子分別了。

她本來打算同母親一道送我到碼頭。小妹妹緊緊抓住我的上衣口袋，同我順着街道走，我們走過了一些長長的集體農莊的院落和穀倉，但是到了村外，她瞥視一下荒涼的、殘留着黑色稻根的平原和孤單地蜿蜒着的道路之後，就突然停下腳步，向我道別。她把細脖子伸得長長的，一本正經地緊閉着豐滿的嘴唇，手背衝上，客客氣氣地向我伸出手來。

「再見！季米特里·亞力山大雷奇！」她鞠一躬忍

不住吃吃笑着說。

『你要當心，別淘氣！要聽媽媽的話。』我裝出大人的樣子，鄭重地教訓說。

『我不會淘氣吧！』女孩子狡猾地斜着瞧了媽媽一眼，活潑地回答。『不過有一點兒吧！』

當我堅決地一搖背上的小包袱，離開她要走時，她就突然坐到滿是塵土的車轍上，啼哭起來。

『不要離開我們啊，』她嗚咽着喃喃說。『別走啊！』

眼淚往膝頭上滴，在衣襟上遺留下小黑圈兒。在低垂的頭上，兩條小辮兒像兔耳朵似的豎着。

『好啦，起來吧，』我回過頭去說。『回家去吧！』

『我不回去。媽媽沒回來以前，我就一直坐在這兒。』

母親不放心說：

『冬卡，我要晚上才能回來。親愛的，回家去吧！』

那時我是十五歲，有生以來初次離開自己的家。母親在我身後走着，我聽到風怎樣吹動着她那寬大的藍衣衫。

風像一堵無形的、有彈性的牆在田野中疾駛着，掃蕩着園中的樹木，追逐着路上枯黃的、沙沙作響的落葉，把草房頂上的麥稈像馬鬣似的刮得往上直豎，我們也像從風中擠過去一般往前走。我們走開好遠了，可是冬卡却仍舊孤零零地坐在路上。

在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我們碰見我的叔叔，集體農莊主席特羅費姆·葉果羅維奇·拉基金，他帶住馬，從小車上下來。

「塔吉揚娜，你放他走了嗎？」他問道，好像怪母親似的。「小伙子把你說服了……」

「我留不住他，特羅費姆，」母親承認說。「讓他走算了。」

「對呀……」特羅費姆·葉果羅維奇拉長聲音說，同時把臉對着我：「好的，米佳，一路平安。在那兒住，不要胆怯。要是不遂心——就回來，我們不會抱怨的……」

特羅費姆·葉果羅維奇緊緊按住我的肩頭，搖搖我，後來就坐上車，放開馬跑走了。

在碼頭上，母親給我買了船票。我們在岸上靠近一堆大桶坐下，拿它們擋住風。黯淡的天空中，低垂着鮮紅的不晒人的太陽。在我們面前，伏爾加河嘩嘩地濺拍着黑色的、亂糟糟的浪花，因為風恰恰是逆流驅過來的。母親從她的小包裹中掏出麵包、雞蛋、食鹽，把這些東西擺在膝頭上。

「累了吧，孩子？」她關心地問。「吃一點兒吧……」於是她那一對眼睛就輕輕地、

慢慢地微笑起來。

我一向覺得，母親向人微笑時多麼特別，好像是用她那親切而仁慈的心微笑似的，好像用它來擁抱人似的，人們也就不自主地用微笑來回答她。

我拿煮熟的雞蛋送到嘴裏。

「你過世的父親託咐我撫養你們，教導你們，」母親緩緩地說。「他病倒在床上的時候，光是念叨你們，他臨危的時候含着眼淚請求，他說：『塔吉揚娜，教導孩子們，不要縱容他們……可是我怎樣教導你們？我知道什麼呢？你們自己却在學習了……』」

父親，我是記得很清楚的。特別記得清楚的是那張軋軋響的木床；上面躺着一個大個子男人，敞穿着汗衫，滿腮沒有刮的、向上軋散的鬚鬚，一雙眼窩塌陷、目光難堪的眼睛，看去令人心痛。我覺得父親在那張床上已經躺了很久似的。

有一天，他用雙肘支持着坐起來，把母親叫到他跟前：

「你坐在這兒。」

母親順從地坐在床邊上，把枕頭先放在病人背後，再小心地慢慢移送到他的脖頸邊。父親的蒼白的大手，放在她的手上。

「媽媽，你記住，」他聲音不大，可是很清楚地說：「我們的孩子必須像我一樣。」

你是一個好靜、慈愛的軟弱的女人……像你這樣的人，在生活需要人支持。但是我們的男孩子必須是個勇士——讓他自己去生活，不依賴人。」他的熱烈的、一眼不眨的目光停在我的身上之後，急促地說：「過來。」

我往前湊近些，在他的腳邊站住。

「你長太啦！」他驚奇地問，彷彿是頭一次見到我似的。「瞧，你這麼大了！好的，孩子，長吧，往大長吧……我的兒子。生活是廣闊的，大家都有事業可做，祇要不懈惰。善良的人們要指給你應走的方向，你就打開一條路前進！遇見困難，不要哭，要往上流走。打架——不要害怕。應該多多愛護朋友，明白麼？愛上了誰——就不要放過，以免日後追悔。不要顧及小利。把頭高高抬起，不要向任何人低頭。你聽見嗎？正直的眼睛不看歪曲的事情。並且——要工作！不要嫌惡任何勞動。不勞動必定失敗！要像你父親一樣，當細工木匠。再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啦——找不到！好，去吧，玩去吧。」父親說完，就痛壓地哼着，反身面向了牆。

母親用頭巾邊拭眼淚。

我走出屋子後，聽見父親沉痛的嘆息聲：

「唉！如果能再活下去，我就能指點他應當怎樣……現在人是完了！……」

父親的話，永遠藏在我的心底。因為他的可依賴的手那時沒能扶植我，所以前途茫茫，我覺得我只能孤獨地摸索着去生活，我覺得很難過很痛苦。

但是不知爲甚麼，那時我最引爲憾事的，是因為我不像許多和我同年的孩子一樣有哥哥，竟沒有一個人來保護我。

我記得，我的敵手是費里卡·拉辛——一個勇敢的、脚下很快的、倒戴着便帽的小伙子。他是個滑頭，一個愛打鳥的，種菜園的人。他的兩隻門牙比別的牙都大，中間有一條小縫，他說話的時候就發着那麼可笑的嘶嘶聲。我時常和他在草地上進行孩子的戰鬥，彼此把襯衫撕破……我每回都覺着我比他力氣大，能對付得了他，可是他的比我們大兩歲的哥哥，總是趕來幫費里卡。我既不願投降，也就舉拳向他進攻，我身上，當然，就得落些大包了。這種和年歲大的、力氣足的人的戰鬥，沒有使我畏懼，反而使我更兇橫，使我誰都不怕了。

現在，在我離家之後，費里卡·拉辛就可以毫無阻礙地支配孩子們……

母親珍惜地把剩餘的食物收拾起來，紮在小包裹，就心地看了我一眼，說：

「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人。孩子，你要仔細地去辨別。你心裏感覺誰心好，你就緊緊靠近他去生活……」

母親的臉色是憂慮的，悲切的。

輪船在傍晚時才到。它是孤獨而疲倦的，像一隻雖想而不能擺脫寒波的大白鳥，出現於河灣處。和風向、水流作着鬥爭，輪船遲緩地蹣跚開抵碼頭。好久不願攏岸似的，軋軋的顫抖着，輪船下邊捲動着波浪，終於平靜下來。碼頭上的乘客不多，上船時也不擁擠。

我們在碼頭上道別。我擁抱母親，把面頰緊貼在她的胸前，呼吸着兒時熟悉的、母性的親愛氣息，後來就輕輕地放開了。大概，她以為我哭了。但是我的眼睛却乾乾的，不過喉嚨裏堵塞着一塊熱辣辣的什麼，妨礙着呼吸。

「米佳，不要和人鬧彊扭，要討人歡喜。」母親末了囑咐說。

我什麼話也沒回答她，就走下了碼頭。我回頭瞧了一眼，看見她在我身後急劇地畫着十字。

也是在河岸上，有一個雄壯的、褐色長眉的老頭兒，送一個像我一般大的小伙子動身，大概是他的孫子。我經過他們身旁時，聽見老頭兒用一種愉快的低音說送別的話：

「去學習學習吧，別胆小……一切都在長大，你也要長大成人哪！」

鐘聲響後，接着汽笛一聲長鳴。那小伙子已經跑到河岸下面，老頭兒却搖着一個黑

盒子叫住他：

「薩尼卡，你把小提琴忘啦！」

「爺爺，也許，你自己留着吧？」

老頭笑了：

「我快要死了。你是用得着的：你拉着它就想爺爺了呀！」

「爺爺！我不要離開你，」那男孩子驚叫着，一把抓住爺爺滿是皺紋的手。

老頭兒又笑了笑，輕輕地、彷彿推牛犢似的，把他從自己身旁推開：

「去吧，小傢伙！不然船開了，你可就趕不上啦……」

輪船拉了最後一聲汽笛，就開始離岸。

我們這兩個少年人，站在艙口。我默默地注視着：輪船和碼頭間怎樣增加着距離，濁流怎樣翻滾。薩尼卡女孩子似的嗚咽着，用衣袖拭着眼淚。老頭兒一直站在那兒，沒戴帽子的，灰白的光腦袋衝着薩尼卡點頭；他的雙手拄着一條多叉的粗木杖。

離着老頭兒不遠，我的母親，垂着的手中提着小包，彷彿凝凍在那兒似的。我沒勇氣地向她搖擺着帽子，可是她並沒有回答，甚至連動都沒動——一定是她眼中充滿着眼淚，她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了。我想要喊一聲，但是喉嚨已經梗塞住。而碼頭和我們

的空間也愈來愈寬了……

輪船開到河心。我們傍着被秋天黃昏籠罩着的高岸航行。風吹着，冷冷的水沫飛濺到開着的艙口。在艙門關閉之後，我和薩尼卡彼此以試探的眼光瞧了瞧，彷彿用這種眼光商議似的：最好我們要團結在一起。我們默默地往旁邊走去，四下裏觀望着。

船上很熱，蒸發着菜蔬和熱呼呼的機油味兒。微弱的燈火，在天花板最高處的小木框裏黯淡地照着，它的周圍飛舞着飛蛾和蒼蠅。地板上，在笨重的行李間站着和坐着些被鍋爐和烟囪烤着的旅客。我們擠到了最裏邊，在昏黯的通往頭等艙的扶梯旁坐下。

「那是你媽媽嗎？」薩尼卡問我。

「是的。」

「我有爺爺。看見過麼？」

「看見過。你們是從別處到我們這索洛夫佐伏的，常在婚禮上演奏。」

「是外地來的，」薩尼卡愉快地承認，立刻又打聽：「你上哪兒去呀？」

「往城裏去。」

「上工廠，進技工學校嗎？是應招的麼？」

「是的。」

「我也是……打工廠到我們這兒來了一個人，名叫楚貢諾夫。他隨身帶着一隻裝着文件的大皮包，挨門逐戶地和父母們談話，向孩子們宣傳。可不是麼，我也同意了……我要去學細工木匠。爺爺說：他們收入很多，你知道他們的生活有多好呀！以後還能去城裏呢！……」薩尼卡更向我湊近些，問道：「我們將來住在一塊兒，你願意嗎？」

我並沒作聲。當我想到城市的時候，我的眼前不知爲什麼顯現出我夢見過的夜間失火的景象。火化爲巨人，穿着紅袍在屋脊間跳躍，翻騰，在胡同裏揮動着衣袖，怒吼着，高喊着，人們在它的反光中閃動……於是我從夢中驚醒了。

「爲什麼你不作聲？」薩尼卡問。

「住在城裏可怕，」我結束說。

「那你爲什麼要去呢？」他奇怪起來，可是馬上又安慰我：「我和爺爺到過許多城市；城裏晚上很亮，花園裏還奏音樂哪。咱們將來一塊兒去看戲，到街心花園玩去……」這些似懂非懂的字眼兒，我也從看守浮標的米特羅什那裏聽到過。他是一位腫眼泡、眼光不好的癩老頭子。我們在伏爾加河岸夜間放馬時，他常到我們的火堆旁講故事，講他一生中的各種經歷。有一天，他一癩癩地在我的馬旁邊走着，用低啞的聲調對我說：

「要想在城裏住的話，那就直截了當地到莫斯科去。別的城市——算了吧！莫斯科

科，老弟呀，嚇！那高樓！要是爬上去——一切情形，就像在你手心裏一樣。住在莫斯科可再好沒有啦！……」

我把這些話告訴薩尼卡，他很高興地同意：

「不妨到莫斯科去。我們要能在那兒住，就好了！」

我們很久地討論將來住在城裏的生活細節，後來吃了些點心，緊緊靠着，在輪船均勻的搖擺下打起盹兒來。

坐在我們旁邊的一位女人的小孩醒了，哭起來。她用沉沉欲睡的低聲哄着孩子，可是孩子還是哭個不停。

一個被哭聲吵醒的旅客，抬起帶着倦意的臉，央求說：

「你叫他安靜些吧！」

薩尼卡跳起來，彷彿從夢中驚醒似的。他的圓溜溜的、烏光漆黑的眼睛，閃動着溫和而同情的神氣。

「小孩子，你怎麼啦？」他用動聽的、甜蜜的聲音說。「不要哭！」

小孩子安靜一會兒，接着又把小臉兒一皺，更加用力地哭起來。

「瞧你多不好呀！來，咱們聊聊好嗎？告訴我，你往哪兒去呀？不願意嗎？那你吵